

当代言情推理小说

STWAXSBIXSBI

死亡病例

夏立洁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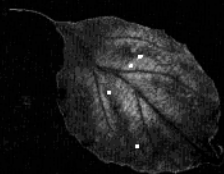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当代言情推理小说

死亡病例

◎ 夏立洁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病例/夏立洁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12

ISBN 7-204-05511-X

I. 死…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693 号

死亡病例

夏立洁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65 千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500 册

ISBN 7-204-05511-X/1.990 定价:19.80 元

心灵的感悟(序)

张海舟

浏览这部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里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不禁使我对小说的作者平添了几分印象。三年前,局文联负责同志跟我说,通化铁路医院有一位名叫夏立洁的青年女作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我是女人》,后来我对通化分局检查工作,分局党委主管文联工作的领导把几位文艺骨干介绍给我,其中就有小夏,她朴而不俗、秀而不娇、灵而不矜,谈吐间充溢着对文学厚重的情感、清新的理念、不倦的求索。当时得知她正在构思另一部长篇小说。果然,春秋二度,这部《死亡病例》跃然问世,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我确为之高兴而又叹服,对于一个工作在繁忙的医疗岗位,又承载着赡老、育子、管家重负的人来讲,成如此之就确实不易,可谓“任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想必在她的长篇小说后面一定有一部饱含生活的苦涩与甘美、维艰与快慰的长篇“故事”。

小说,是展现社会,昭示人生的“视窗”;小说,又是谛听时代发展、变化律动的“合旋”;小说,诠释着大千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呈现给我们多彩的人格、斑斓的生活,而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两个字:感悟。写小说的人是凭着对芸芸社会、纷纭生活的

感悟而写，读小说的人是为有所感悟而读。读进夏立洁的《死亡病例》，给人的最深的感悟，就是她的创作贴近生活，根植生活，好像就是对她所生长的长白山区、对她所工作的岗位的风土人情、职业人格的写生和白描，字里行间时时隐现着长白山区特有的林海雪原、光风霁月的自然风景，流溢着长白山区古朴、风雅的人文习俗，弥漫着长白山区人醇厚、豁达、和善的性格，乃至长白山区的山葡萄、山蕨菜似乎也能信手采摘……在这样大背景的衬映下，她把她又熟悉不过的医院作为小说的源头，让人嗅觉到来苏水的气味，又让人视觉到“白大褂儿”的情影，还让人听觉到手术器械的碰撞声……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鱼贯而出，他（她）们带着不同的理想、追求，不同的人生信条、价值观念，演绎和编织出一段段扣人心弦的故事，展示出女作家心灵深处对人生的感悟，也表现出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社会的理性思辨，这一点从小夏以往偏重写家庭、爱情、婚姻，到这部重点写社会形态的转变就可窥见。

此外，《死亡病例》的创作手法和风格更注重可读性，笔触细腻、情感细腻、心态细腻，言情与推理融为一体，环环相连、丝丝入扣。情节巧妙，节奏得当，故事合情合理又扑溯迷离，既有感染力又有吸引力。这说明了夏立洁的创作日趋成熟。

文学创作是一条充满艰辛、荆棘之路。在《死亡病例》即将付梓之际，惟愿夏立洁以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为己任，执著不悔，笔耕不辍，用心去感悟、去体味、闯出自己的新路，写出好的作品献给社会、献给读者。

目 录

1 | 心灵的感悟(序)

张海舟

1 | 第一章

24 | 第二章

47 | 第三章

63 | 第四章

72 | 第五章

91 | 第六章

99 | 第七章

111 | 第八章

123	第九章
130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56	第十二章
165	第十三章
182	第十四章
238	第十五章
247	第十六章
264	第十七章
276	第十八章
290	第十九章
306	第二十章
319	第二十一章
334	第二十二章
350	第二十三章

370	第二十四章
-----	-------

第一章

女人就是这样，一旦她爱上哪个男人，她就会对那个人细致入微。不论他是什么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哪怕他有丝毫的变化，你都可以看出来。

——护士手记

市医院手术室护士冬雪晴在大街上走着，那种不安的感觉仍然跟着她，就如同上午阳光下自己身侧那条窈窕的影子一样，一刻也不离开自己。不知为什么，从今天早晨起床时起，冬雪晴就感到有些不对劲，总好像今天要出什么事，或者说自己今天要遇到点什么事儿？

其实，从今天早晨起床到现在，一切都和平常一样。

早晨6点半左右，当医院单身宿舍走廊里响起杂乱的“晨曲”时，冬雪晴起床了。她梳洗打扮，冲杯加钙奶粉喝下去，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一个人住的宿舍，然后离开宿舍去医院上白

班……这些生活程序如同几年来的生活一样，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昨天、今天和明天，几乎天天如此，没有异常。但是，今天异常了，好像昨天晚上做的一个噩梦没醒，将那种不安的感觉带在身上。

冬雪晴知道，那种不安的感觉只是她的一种下意识。但她知道自己的这种下意识很灵验。

冬雪晴带着这种莫名其妙的忐忑不安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市医院。

医院近日子里被打扮得有些像一位待嫁的新娘。为了晋升二级甲等医院，医院刚刚装修完毕。女院长乔光敏很能干，不知从哪些单位化缘弄来资金，硬是给这座老旧的医院门脸做了“美容手术”，使医院在外表上变了模样。刚刚用紫红色大理石板材装修过的门垛显得豪华而壮观。灰旧的主楼正面重新贴着乳白色壁砖，在春风里闪着炫耀的光芒。已经腐朽的木窗扇都换成了铝合金绿玻璃窗户，给人很现代的感觉。映照出一种宾馆般的辉煌气派。“医院宾馆化”，这是乔院长在全院职工大会上的许诺，具有现代化观念的院长实现了她的许诺，终于给大家一个现代化的医院。

冬雪晴走进医院。

当来到四楼时，冬雪晴心跳得如同揣了个小兔子，这并不是因为上楼运动带来的生理上的变化，而是心理上的变化，冬雪晴把这一带称为“心跳加快区”，因为四楼手术室对面是外二疗区，而外二疗区里有她所心爱的男人——青年医生费天晓。由于他的存在，由于她对他的那种强烈的感觉，使她每天经过这里时

都要产生巨大的激动。每每经过这里，她都会用自己热切的目光在外二疗区长长的走廊里寻找那个熟悉的、矫健的身影，只要看见了他的身影，或者遇到了他的目光，哪怕是那瞬间的一眼，彼此相视微微的一笑，她就感到了莫大的满足。而且，这种良好的满足感还能持续一天。

相反，如果看着不着他，她就会一整天都感到失落。

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冬雪晴今天在外二疗区走廊里没看到费天晓的身影，她将视线延长到走廊的尽头仍然没有看到，冬雪晴心里顿时涌上一阵强烈的失落感。

他没来？

他病了？

他出什么事了？

没看见他是不是和自己今天早晨起来就出现的那种不安的感觉有关？

冬雪晴这样痴情地想着。一位年轻姑娘如果在意哪个男人，就会时时刻刻在心里惦记着他。

到了四楼冬雪晴本来应该向左拐进自己工作的手术室，可是因为惦记费天晓却情不自禁地向右拐走进了外二疗区走廊。她想看看费天晓到底来没来，会不会有事？不然她会一上午也放心不下的。

难怪有位哲人说，“处于热恋中的男人或女人往往都变成了疯子或傻子。”

巧得很，冬雪晴刚一进入走廊大门便看到费天晓从病房走出

来，他拿着一本病例，边走边看。他一米八的个子，穿着得体的白色工作服，但没有戴医生的白帽子，一头浓密的黑发自然梳向一侧，工作服的领口处露出藏蓝色和黑色相间的小格衬衫，配上米白色丝绸领带，显得别具一格，很有医生的风范和气质，既成熟又庄重——冬雪晴发现费天晓特别注重领带，他的领带不论任何场合都是一丝不苟地扎着，而且每条领带的艺术品味都很高雅，也许是领带给了他画龙点睛的效果，在他身上绝对找不到独身男人们常有的那种邋遢。

由于高雅的职业，配以高雅的装束，自然就造就出一个具有高雅气质的高雅男人。

冬雪晴心中一热，在冬雪晴眼里，费天晓永远那么帅。

帅哥！

对，社会上一些女孩子是这样称呼漂亮小伙子的。

费天晓就是冬雪晴心中的帅哥。

“天晓！”冬雪晴轻声喊了一声。这一声喊得很有学问，在别人面前她从来都叫他费医生，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才这样叫，她认为这样叫亲近一些。

费天晓抬起头，把目光从病例上挪开，发现了走过来的冬雪晴，站住了脚步。

“雪晴，有事？”费天晓很客气地说，声音虽然亲切，但绝对让人听不出亲密。在单位时费天晓从来都很有分寸感，这样的男人，让人信任。“没事。就是想看看你。”冬雪晴大胆地看着他说。

费天晓笑了。他的笑从来都很灿烂，有些像上午十点的太阳，也有点像十个月的婴儿。只是在那灿烂的笑中有一点儿淡淡

的忧伤。当然，这淡淡的忧伤在他脸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是冬雪晴的感觉。

他忧伤什么？

像他这样春风得意的男人也忧伤吗？

在看见费天晓脸上淡淡的忧伤时，冬雪晴会这么想。

、“看我？昨天我们不是见面了吗？”费天晓说。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我问你，昨天你吃饭了吗？”冬雪晴说。

“吃了。”

“今天你吃饭了吗？”

“也吃了。”

“昨天吃饭了为什么今天你还吃？”费天晓被冬雪晴问住了。

冬雪晴不等费天晓回答，就娇嗔地说：“这就和吃饭一个道理呀，我昨天要看你呀，今天也要看，明天也要看，天天要看嘛。”

这就是现代女孩儿的大胆和开放。

费天晓是那种长方脸的男人，皮肤白白的，高高的鼻梁，有一双女孩子般柔和的大眼睛，而且眼眉同眼睛距离很近，有一个深深的眼窝。他的嘴巴很耐看，嘴唇很腴腆很文静但又很性感。医院里有很多小护士都喜欢费天晓，总是有事没事的往外科钻，在费天晓的前后转，哪怕他不同她们说话，只要看到他，她们就感到欣慰。这些小护士公开以骄傲和爱慕的口吻说费天晓是“医院里的阿兰·德龙”，比如说外科的马曼丽。每每听到那些小护士们这样说，冬雪晴心里就美滋滋的，因为小护士们所爱慕的

“阿兰·德龙”属于她。

不不，男人欣赏女人往往看她的外表的美丽，而女人欣赏男人不仅要看他外在的气质，还要看他人格的力量。冬雪晴就是这样，她除了欣赏费天晓的外在英俊气质之外，还欣赏他为人的沉稳，学识的渊博和作风的严谨，当然还有他那出类拔萃的医术。或者用医院的那些老医生们的话说：“少要稳重，老要张狂。”“年轻人有正事儿”。这样年轻有为的男人，冬雪晴哪有不爱之理？

上午的阳光开始透过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漫进走廊里，并且有一束阳光漫上了费天晓的脸，使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了。冬雪晴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不容察觉的倦容。这种不易察觉的倦意只有有心人才能看出来。

这说明了什么，只要你在意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哪怕他有丝毫的变化，你都可以看出来。

“你哪不舒服吗？”冬雪晴关心地问。

“没有。”

“你面带倦意。”

费天晓避开脸上的那束阳光，用手搓搓脸。

“哦，没啥。我昨晚看书看得太晚了，一本新出版的医学杂志。今天早晨起来的又早……”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过度操劳……”冬雪晴叮嘱道，说这话时她的口气又像八十岁的老奶奶了。

“我明白。”

“前几天我给你买的卵磷脂还坚持吃吗？”

“当然……”

“要坚持按时吃，如果哪次忘了事后要补上。有时候应付喝酒的场面，可以事先多吃一粒，那东西解酒。”

“我知道。”

“别光嘴说知道就是不按时吃，我要检查的，每瓶 100 粒，一天两粒，看你到时候对不对？”

走廊里有护士在走动。

“好了。”费天晓拍拍冬雪晴的肩膀，像兄长拍小妹妹。“上班去吧，我也好开始查房了，这两天病人挺多，还有几个小手术。”

冬雪晴知道外科的工作性质，更确切地说是她了解费天晓严谨的工作作风，无论大小手术，术前他都要认真查看病人的临床情况，认真的记录病例，哪怕是最简单的阑尾手术。

两个人分了手。

冬雪晴来到手术室。也许因为刚刚见过费天晓的缘故，她的心情稍稍好些了。她开始接备品，准备一天的工作。

冬雪晴熟练地清点着备品后，是每天一次的常规交班。

在这家市级医院的手术室里，大小手术间共有八间，可以同时进行八例手术。冬雪晴和其他护士们一起，一间一间地穿梭，更换消毒液，清拭操作台和物品柜，准备消毒物品。

这时工作着的护士们手在忙碌，但嘴并不闲着。每天一次的交班会是前一天的工作总结和新的一天的工作安排。虽然才一天一宿没见面，但仍然有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儿要交流——特别是已经成了家的那些女护士，更是忍不住要说说她们家中那两件“宝贝”的表现——孩子和丈夫——这是她们永久的话题。

就在这些女护士们东扯西拉的时候，电话铃就响了。

冬雪晴正好在电话旁，拿起电话。

“喂，手术室，我是外科费天晓。”

是他。冬雪晴心里马上一阵狂跳：这个电话是打给我的吗？刚刚见过面他就又打电话，这可不是常有的事，他今天怎么了？

“我是冬雪晴……”

费天晓打断冬雪晴的话。“雪晴，告诉护士长，准备急诊，胃出血手术，手术单一会儿送去。”

他那边放下了电话。

冬雪晴心里涌上一阵失望：费天晓的这个电话原来是例行公事的手术通知。但她知道，这是一个急诊手术，不然他是不会先口头通知的。

冬雪晴不敢怠慢，赶紧将手术通知告诉了有关人员。

手术室主任决定手术在2号手术间进行。

手术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手术室有很多护士，按工作分工分为巡回护士、器械护士和主班护士，各种护士在手术过程中的职责不同：巡回护士负责准备手术过程中手术台上随时需要的药品及用物，并帮助医生做好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器械护士负责手术过程中在手术台上及时、准确为医生传递器械和所需用物；主班护士则负责接待和护送病人。

今天，冬雪晴作为巡回护士，向值班的主班护士和器械护士转达费天晓的手术通知。在医院，这种口头医嘱常规是不允许执行的。这样的口头通知一般都是在急诊、急症的情况下发生的，

患者需要马上手术，来不及办理入院手续，必须直接进入手术室。外科值班医生可以先通知手术室，使手术室做好准备，以免患者到手术室时贻误时间。然后，在手术前医生将手术通知单送到手术室。而正常住院需要手术的病人，则需要按本科的手术日程先安排好手术日期，并提前将手术通知单送到手术室，如果患者病情没有特殊变化，则按拟定的手术日期进行手术。

冬雪晴与器械护士和主班护士一起来到2号手术间。

刚刚进入春天，医院里的暖气已经停了，室外因为有阳光照射温暖宜人，但手术室里却有些阴冷。整个手术间里都是一种基调，这就是白色：白色的PVC板天棚，白色的瓷砖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大褂，白色的口罩，白色的帽子，白色的敷料，银白色的器械……

白色，代表生命的圣洁，也代表生命的庄严。

也许就是这种白色，在这样的季节里才显着有些阴冷。

当然，白色只是普通人对手术间的感觉。在冬雪晴的感觉中，手术室的白色并不是永恒的，它还要时时向红色转化。因为这里几乎天天在流血，也可以说设立手术室的目的是流血，通过流血的方式解除病人的病痛。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或肢解人体器官，或打开人的腹部，或凿开人的头颅，或剥开人的皮肤，或剪断人的血管，或切割人的神经，或锯下人的肢体，或摘除人体器官……手术刀下鲜血飞溅，白色的墙壁和地面流着红色的鲜血，白色的纱布顷刻间都变成了红色，白色的卫生棉变成红色的，白色的床单变成了红色的，银白色的手术刀变成红色的，银白色的止血钳变成了红色的，医生和护士戴的奶白色的橡

胶手套变成红色的，有时连手术工作服和口罩、甚至整个手术台也被鲜血溅成红色的……在这种红色的背景下，那些被手术刀切割下来的发黑的肠子，腐烂的肺叶，变硬的肝片，穿孔的阑尾、化脓的扁桃体、红肿的前列腺、奇形怪状的肿瘤，便堆积在手术台下……成为手术间里这场红色战斗中最难看的战利品。

手术若是成功了，患者就是活着的人走出这里。

手术若是失败了，患者就成了刀下之鬼，将自己的灵魂永远地留在了手术室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积月累，手术室里挤满了千千万万个冤鬼阴魂，融化在手术室的阴冷的空气里，附着在手术室光滑的墙壁上，粘连在亮晶晶的手术器械上，弥漫在手术室这洁净的白色里。

一想到这里，正在手术室里忙碌的冬雪晴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今天早晨起来那种不安的感觉再次回到她的身上。

那么，冬雪晴想，这种不安的感觉是不是和今天的急诊手术有关？

或者说，是不是她在今天的这项手术中要出点事儿？！

人都说，医务工作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但是，谁知道医务工作其实也是一项风险极大的工作？

人都说司机是项危险的职业，“手把忘魂圈，脚踩鬼门关”。谁能说医务人员的脚不是踩在监狱大门里外，老虎一打盹，好马一失蹄，人就进去了。

就在准备接受这例胃出血手术那一瞬间，冬雪晴心里那种